目　录

反封史料

独龙族三次起义概述……
……孔志清　伊里亚口述　李道生整理　（1）
称戛傈僳族陆吉迈起义……魏阿妹扒口述
杨约拿傈僳文记录　窦桂生翻译整理　（16）
关于滇西著名“土匪”张占彪（张结疤）……
……张　旭　（40）
民国六年兰坪傈僳族白族农民起义概况……
……杨耀宗　（20）
和沛三的传说……和跃权　（29）

称戛事件

碧江工作队去称戛工作情况简述……窦桂生　（47）
段承恭的证文……　（55）
祝发清的证文……　（5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奴隶制调查

福贡初期家长奴隶制调查（资料）……
……李道生执笔 (57)
腊竹底村家长奴隶制始末（资料之一）…… (57)
古泉村家长奴隶制始末（资料之二）…… (70)
鹿马登保家庭奢奴简况（资料之三）…… (80)
古泉村格阿付奴隶家史（资料之四）…… (89)

宗教史调查

福贡基督教情况调查（资料）……李道生执笔 (94)
福贡基督教概况（资料之一）…… (94)
马导明其人（资料之二）…… (110)
杨雨楼其人（资料之三）…… (118)

旧社会一角

血溅啦鸡井……李尚仁等述 李进朝整理 (144)

民族风俗

普米族风俗习惯（三则）

《待客》、《传统节日》、《普米族老人的“床头柜”》……熊贵宝　尹善龙　(125)
茶山人风俗习惯
茶山人与茶山人的盖房习俗……田何道　王嘉相　(132)
怒族风俗习惯（三则）
《贡山怒族婚俗趣闻》、《贡山怒族人名与排行的关系》、《怒族的“侠辣”和“巩辣”》……李凡人　彭兆清　彭义良　(135)
独龙族风俗习惯
独龙族的长竹楼……宋林武　李凡人　(142)

文　物　碑　刻

我州文物普查工作颇获成绩……包秀芬　(148)
兰花之最——马吉蝴蝶兰在锡都初展玉颜……赵星灿　(151)
福贡碑文二方……和鉴彩抄注　(153)

附图：《考古文物图片》（封二、封三，州文物普查办稿）、《马吉蝴蝶兰在个旧初展玉颜》（封二，梁荣贵摄）、《福贡基督教情况调查图片一组》（附文，辛一等摄）、《福贡家长奴隶制调查图片一组》（附文，辛一摄）

独龙族三次起义概述

孔志清（独龙族）伊里亚（独龙族）口述

李道生（白族）整理

历史上独龙江地区的独龙族人民经历过多次反封建土司压迫，反民族奴役，争取生存、争取自由的起义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起义有三次，一次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一次发生在1932——1935年。这些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黑暗的社会制度，使受压迫最深的自己的独龙民族得以延续生存，争取到最后的解放。

（本文是根据怒江州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孔志清、伊里亚先生的口述，参考了部分史料整理的。）

十八世纪末的一次起义

独龙江地区古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但历代统治者对之鞭长莫及，据可查的史料记载，此地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才开始实行土司统治。最早统治独龙江地区的，是丽江土知府属维西厅的康普土千总和氏。

清雍正八年（1730年），康普土千总开始管理“怒俅夷”（即怒江、独龙江、恩梅开江一带的沿岸各族人民），第一次派人到独龙江收贡，设置村寨伙头，规定独龙江区每年向土司交纳黄蜡30斤、麻布15丈、山驴皮20张，这些贡物由伙头向独龙江群众摊派搜集，派人解交到康普土司府。从此独龙江人民每年援例向土司府纳贡、解贡。那时交通堵塞，从独龙江边远村寨解贡到康普，要走十四站到十六站路，来回个把月。康普土千总收到贡物后，每年偿一头牛、一只羊，让伙头领回，分给群众，以示安抚。

嘉庆初年（1796年），康普千总府发生了一个事件，使独龙江的统属关系随之产生变化，并导致独龙族的第一次起义。

事件的起因是，是年，康普府执政的禾娘（女千总）的独子染了重症，请来西藏喇嘛寺扁布喇嘛为病人祭祀，但祭祀无效，病人死了，禾娘大怒，扣押了扁布。西藏喇嘛寺活佛闻讯，即派大批武装前往康普，欲攻打千总府，营救扁布。禾娘畏惧，释放扁布求和。经谈判决定，西藏喇嘛寺继续替禾娘早死的丈夫和儿子念经“超度”；禾娘则将康普府管辖的丙中洛（现贡山丙中洛区、捧当区）和独龙江（现独龙江区）两地“赠送”西藏喇嘛寺，由西藏喇嘛寺向当地群众收取“超度费”。自达成妥协后，西藏喇嘛寺便开始向两地群众派工派料，在米空（西藏察隅县察瓦龙地区，此地与贡山邻近）大兴土木，建起一座有四十个窗户的大喇嘛寺，向丙中洛和独龙江收取“超度费”，实行统治。

西藏喇嘛寺的势力深入贡山后，米空的僧侣贵族就把丙中洛和独龙江当作他们的远方猎场，经常带上护卫兵丁，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两地山林中打猎作乐，并以收取“超度费”为名，向当地群众征收“打猎口粮”。开头一两年，前来打猎的僧侣、兵丁还少，每户交去一大木碗粮食，已足够他们食用，但到后来，前来打猎者你去我来，一次比一次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每户每年交纳的“打猎口粮”即“超度费”，由一大木碗，增加到一小口袋，再增加到一大簸箕，最后每年每户要付出一小囤箩的粮食才能应付络绎不绝的西藏“打猎者”的需索。

边远闭塞的独龙江、丙中洛，生产落后，收入菲薄，当地群众本来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难于应付西藏僧侣贵族打猎者们不断增加的“打猎口粮”的苛索。但是喇嘛的需要，就是法律，谁要违抗，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农民们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只好忍饥挨饿，倾其所有，向喇嘛顶礼贡献。但是也有许多农民因交不上“打猎口粮”而受到喇嘛的辱骂，被士兵捆绑、鞭打，后来群众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以苦引苦，互相串连，终于揭竿起义了。

起义前，独龙族村寨头人学弄，达把、肯顶·丁剎·达把、朵欧·顶贡等三人首先来到丙中洛，与怒族村寨头人皮久堂·吗不、年生·甲耐格、贡卡·贡米若等三人聚会，商讨了起义大计，决定立刻组织群众起义武装，约定会师的时间地点，联合起义，捣毁米空喇嘛寺，反掉喇嘛寺贵族统治。为了计算会师起义的日期，会议还向两地各发了一节结绳，说明过一天解一个绳结，到绳结解完这天就是到米空会师的日子。

起义时，独龙江独龙族参加的约有五百人，他们除携带刀子、弩弓等武器外，每人还按规定带上一捆青藤条。起义

队伍在学弄·达把等村寨头人率领下，按约定日期到达米空。出乎意料的是丙中洛的起义首领把会师日期计算错了一天，所以怒族起义队伍当天没有到达。为了不贻误战机，独龙族起义队伍决定单独采取行动。

五百个起义的独龙人，高举着手中的武器，放声怒吼，扑向米空喇嘛寺。喇嘛寺大小僧众闻风而逃，逃得快的，拣得一条命，逃不脱的就被起义农民砍死。旋即又向米空村里扑去，捉杀了没有逃走的一些当年到独龙江耀武扬威的“打猎人”。最后队伍集结于米空喇嘛寺周围，将青藤结股扭成长索，在喇嘛寺屋檐下绕系了几周，然后队伍分别集结于寺庙两角，各人攥紧从屋檐垂下的藤索，在首领指挥下朝同一个方向猛拉，几经努力之后，终于把米空寺彻底拉倒，起义大获成功。当晚队伍在米空宿营，等候丙中洛起义队伍。第二天，丙中洛数百名怒族农民起义队伍也浩浩荡荡地开到米空，当怒族起义首领发现他们已错过会师时期后，旋即率领队伍向当地另一座喇嘛寺——阿日喇嘛寺进攻。在怒族起义队伍的攻击下，阿日喇嘛寺也被彻底捣毁，寺庙僧侣多有死伤。接着两支起义队伍在米空汇合，杀猪宰羊，庆祝胜利。两天后，起义首领各自带领队伍返回家乡。

这次贡山独龙族、怒族农民联怒族合的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西藏米空地区的贵族僧侣统治阶级。起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西藏喇嘛寺不敢再派人到独龙江和丙中洛收取“超度费”了，使这里的群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十九世纪中期的一次起义

独龙族暂时摆脱了西藏喇嘛寺的苛重剥削以后，大约经过两代（约50年）的时间，即1850年前后，独龙江地区又陷入怒江的少数畜奴主和俅江的拉打阁强人的奴役之中，独龙族人民被劫掠、屠杀和奴役，蒙受了深重的灾难。

相传独龙江人民被豪强势力蹂躏的起因是这样的，约距今六代左右（即150年前），福贡县的一户傈僳族畜奴主家里有一对奴隶夫妇逃跑到俅江，在拉打阁落籍，被当地俅民各高·阿当、各高·阿神兄弟所杀，福贡奴隶主闻讯，率武装人员前往讨伐，两兄弟害怕，答应赔偿“楚洗吾扑”（即尸骨命金）十六份（即男尸赔九份，女尸赔七份，每份是价值十条牛的财物。）为筹措命金，两兄弟沿拉打阁北上，寻捕野牛，终于在独龙江茂顶山上发现大群野牛，因两个人不能围猎，遂转回拉打阁，邀约同族者多人再往围捕，彼时野牛已经遁去，只见茂顶一带有独龙人户居住，同去者以为受了诓骗，把各高·阿当、各高·阿神杀了。这些同族者返回拉打阁，与福贡奴隶主达成协议，决定由拉打阁俅人引路，把奴隶主的武装人员带到独龙江，掳掠独龙人口充当奴隶。掳掠人口成功之后。即豁免各高·阿当、各高·阿神氏族的“楚洗吾扑”。后来，这个奴隶主就带上数十名武装人员，在拉打阁俅人的参与和引导下，前往独龙江，先后包围了不甲腊木、得木开答木等两个独龙族村庄（两个村共约十余户），俘虏了两个村的全部居民。为了防止俘虏的反抗和减少押解途中的拖累，奴隶主又下令杀死了俘虏中的所有青壮男子和

老人，然后把留下的妇女和小孩全部掳走。这次暴行中，侥幸逃脱的只有得木开答木村的开得扛一人。

缺口一经打开，其他地方的奴隶主、强人便接踵而至，数十年间，弱小的独龙族人民成了豪强势力任意屠杀、掳掠、奴役的对象。据伊里亚老先生回忆，先后遭到屠杀、虏掠的独龙族村子就有由堂木、木刻戛、马腊底、得开党、阿甲木、不当英、闲那底、木匡王、由王底、堂安、木千王、雄挖党、西赛党、龙空、竹前等十多个，这些遭劫的村庄，人口大多被杀戮、虏掠，不少村庄被夷为荒原。难以数计的独龙人口被奴隶主、强人当作商品，贩卖到怒江、沧江和西藏等地，充当奴隶，任人蹂躏和宰杀。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独龙人民随时随地都在提防着豪强势力的入侵和袭击，惶惶然不可终日。白天，他们要结伙成群地下地干活或进山打猎，不敢轻易地单独行动；来到地里，还要分派专人在路上地边巡视放哨，一有警报，便立即转移潜逃；晚上，一俟太阳西下，所有的人就急遽往深山密林里躲藏，但还不敢躲进岩洞息宿，害怕强人夜里堵口袭击；只敢攀到大树上栖息。这样非人的生活使独龙人民无法再忍受了，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终于站起来，向豪强势力开展了斗争。

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次，从拉打阁方向窜来七个强人，来到独龙江东岸抢劫人口，永王当对头人木当·者利榜发现后，一面暗中派人向各村传送木刻，聚众起义，一面与七个强人虚以周旋，并把他们诱入独龙江西岸孙热村的一个木楞房里，用酒肉给予“款待”。就在强人大吃大喝的时候，各村应召前来的独龙族起义农民已把木楞房团团围住，然后一群起义者冲入屋内，把六个强人尽行砍死，另有一个强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则在起义者到来之前，在屋外走动，后来见势不妙，遁入山中，侥幸逃脱。

独龙人民的这次抗暴起义，传到拉打阁和福贡，使奴隶主、强人大为震惊，扬言要血洗独龙江，讨还血债，但是他们色厉内荏，虽然叫得很凶，却不敢冒然行动。为了巩固抗暴斗争的成果，防止奴隶主、强人势力的反扑，龙瓜（叶枝土千总委任之独龙族伙头）茂龙敢朋，村寨头人克扇丁南把贡、铜格抹玛某、聂来龙散鲜朋等四人，代表民意，前往维西叶枝土千总府告状，强烈要求千总府采取坚决措施，制止豪强势力对独龙人民的掠杀暴行。

这里需对叶枝土千总对独龙江管的来由作个交代。原来康普土千总禾娘死后，藏族喃珠于咸丰年间（1851——1861年）接任土千总管带，并决定重新恢复对“怒俅夷”的管理，其时维西桥头纳西族土把总王国祥与喃珠争管“怒俅夷”、斗争结果，把“俅夷”划为两段，上段为独龙江，由王国祥管理，下段为拉打阁，由喃珠管理。王国祥遂于咸丰末年（1861年）开始管理独龙江，收纳门户捐（即所谓俅贡）。同治末年（1873年），维西叶枝纳西族土目王再锡，因参加镇压“回乱”“有功”，封为土千总，势力大振，是时康普土千总管带喃珠已经衰败，王再锡恃势占据了康普千总府管辖的“怒俅夷”，在怒俅两江设置伙头，“俅管”征收门户，排挤了喃珠，只是王国祥是他的同姓宗亲，才保留了桥头土把总在独龙江的一半门户捐。因此自1873年起，独龙江即受叶枝土司统治，而门户钱粮则一半交到叶枝土千总府，一半交到桥头土把总府。

但是维西各土司自再次统治独龙江以来，只是每年通过

他们委派的“俅管”走收一次门户钱粮，对奴隶主、强人的侵扰、掳掠活动，则听之任之，不加涉问，至使豪强势力更加肆行无忌，独龙人民则因没有任何保护而濒临灭亡的绝境。

茂龙敢朋等代表独龙人民的血的控告，不能不使叶枝土千总看到后果的严重性，不能不采取一点抑制豪强势力的措施。王再锡土千总终于派遣亲信，随控告代表前往贡山调处。

叶枝土千总代表到达贡山后，召集贡山的傈僳族、怒族头人，推选代表，与独龙族控告代表举行谈判，以调纠纷。谈判地点确定在普拉河西岸的台地上（现贡山县茨开区茨开乡丹打村），参加谈判的傈僳族代表是头人色柔省得格、怒族代表是“俅管”普拉·克王、吉速·克王，独龙族代表是“龙瓜”茂龙敢朋和头人克局丁南把贡、铜格抹玛某、戛来龙散解朋。谈判中，独龙族代表首先控诉，历数怒江、拉打阁等地奴隶主、强人数十年来对独龙人民进行掠杀贩卖的罪行，其他两方代表又各陈己见，双方激烈争论长达三天，最后经叶枝土千总代表从中调解，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怒江、独龙江各族各界人士自达成协议之日起，应停止互相侵扰行动，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严禁互相残杀，不许掳掠人口。为保证协议的履行，叶枝土千总代表把三袋铁箭簇分别发给谈判三方代表，当众宣布，如一方有违约侵扰行为，受害一方可以联络另一方，以千总铁箭簇号召民众，联合惩罚违约一方，惩罚行动受官方（土千总）保护。最后按照传统习惯，举行庄重的协议仪式：协议三方代表共同来到普拉河边，在选定的一个岩石上每方用刀勒石一道，共勒石三

道，泼上血酒，对天盟誓，表示严格遵守协议，不反悔。

控告的胜利，使独龙族代表大为胆壮，他们返回独龙江后，借助叶枝土千总的支持，又与拉打阁方面举行谈判。谈判在独龙江下游江岸的戛木米台地上进行，参加谈判的独龙江代表是“龙瓜”茂龙敢朋、拉打阁代表是八相克明，谈判中，拉打阁代表强烈要求独龙族赔偿被杀六人的“楚洗吾扑”（命金），独龙江代表则坚决声讨对方对独龙江犯下的杀掳罪行，双方争执十分激烈，经过说理斗争，双方都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协议。协议规定：自达成协议之日起，拉打阁方面停止对独龙江的一切侵扰活动；独龙江下游封寨的独龙族居民每户每年向拉打阁方面交纳黄莲二斤，赔偿对方死者家族。协议达成后，双方共同在戛木米台地上栽下石桩一棵，各方在石桩上勒石一道，泼血酒盟誓，表示永不反悔。

以上是自茂顶以下的独龙江下段的情况。这个地段通过独龙族人民的坚决斗争，终于抑制了豪强势力的侵扰，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23——1925年的上游人民大起义

独龙江地区从茂顶以上的上游地地带，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原来在十八世纪末贡山独龙族怒族联合起义，反掉了西藏喇嘛寺的反动统治之后，独龙江下段又遭受怒江、拉打阁豪强势力的凌辱侵害，在民族危亡之际，上游地段的人民为

了避免遭到下段人民同样的命运，只好被迫派遣代表前往西藏察隅官府，请求察瓦龙土千总重新管理上游地段，保护他们免受豪强势力的侵扰。于是察瓦龙土千总在门工喇嘛寺的统治间断了四、五十年之后，又重新统治了独龙江上游地段。

但是察瓦龙土司也是个贪婪的霸主，他重新管理独龙江上游地段后，便对当地独龙人民实行了残暴的剥削和统治。他把上游地段划分为九个村二十六个寨，每村设伙头二人，为他管理村民，收集门户，解运钱粮；他规定辖内每户农民每年交纳黄蓬二斤，每村合交麻布十九捌，麂皮一张，砍刀一把，麻布毯子一床，背索十根，小米八升（每升四市斤），杵酒四瓶（每瓶约25市斤），鸡四只；这些用实物折交的钱粮，每年由伙头收齐后派往背到与察瓦龙接壤的龙云村；他每年率领大批亲信兵丁前往龙云一村点收钱粮一次，并在行前发下木刻通知伙头，伙头接到木刻，即接收钱粮人数及居留时间后，向群众派工派料派物，并事先修建住房，搭高床，铺盖崭新的野牛皮、独龙毯，备好足够的酒肉粮食。各村伙头还需全部集中到一村迎候。土司进入村庄，全村老小要在村口向土司磕头，土司住下后，先要大吃大喝几天，最后才点收钱粮，如果发现短缺，当场便拿伙头问罪，拷打斥责之外，还要罚款；短一件罚十件，逼令立即摊派交出；验收完毕，所有物资由龙云村居民运解到察隅，一半交付察隅府官，一半交付察瓦龙千总府后；土司一行人这才离开龙云村，把铺、盖的皮张、织毯也悉行卷走，但不是打道回府，他们还要到各村发放“贷贡”。

贷贡就是强迫摊销沙盐。察瓦龙土司在一年一度走收钱

粮时，还把大量沙盐运进独龙江，向群众强迫摊销，大量榨取财物。土司向群众摊销的沙盐数量大大超过需要，而索价又很高昂，其价是十斤盐换一张大野牛皮，一斤盐换一张麂皮，五斤盐换一条双层新麻布毯。所以每年一到土司摊销沙盐，所有的群众就把一切值钱的土产山货拿去抵交盐价，但是极端贫困的独龙人终究没有多少东西可交，因而每年都有许多人家欠下土司的盐债，这些债过一年就要加倍归还本利，拖欠三年还不起，土司就要强拉人口抵偿，或抓去充当奴隶，或贩卖到远方发财。自土司统治后，因无力还债被土司强拉人口的事件，几乎年年都有发生。

除沙盐贷贡以外，察瓦龙土司还向独龙人民放牛债（独龙族祭祀习以牛作牺牲），放楚巴（藏族服装）债，每条牛收贝母十斤，每件楚巴收水獭皮十张，无力还债者同样被强拉为奴。

案费的敲榨尤重。土司辖区内所有发生的案件，凡经村寨伙头调解无效的，均在土司每年走收钱粮期间，由土司直接审办。凡土司审判的案件，不论案件大小，首先要由事主双方（原、被告）向土司共同交出（每方一半）肥猪一口，杵酒一瓶，粮食二升（10斤），案费银二十两。土司和办案人员大吃大喝几天，俟酒肉耗尽，才开始办案。审案时，先把原被告双方一齐捆住，暴打，再问案情，判处罚款。罚款一般判得很重，一个小案都要罚款一二十两，而且原告与被告都被罚，只有轻重之分，如被告罚三十两，原告也要罚二十两。判处结束、松绑时，原被告每人还要出松绑费五至六两。这些罚款以实物向土司抵交，交不足的数月挂在土司账上，来年再收。

此外，还有沉重的劳役。察瓦龙土司每年通过收钱粮、放贷贡、办案罚款向独龙人民索取的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约在万斤上下，每年伙头要支派约一百六十名民工，把这些物资运到察瓦龙千总府和察隅官府，往返途程十天左右，而途中艰辛更难言喻。因为察瓦龙土千总将统治深入独龙江上段以后，对维西土司时存戒备。为了不使他的苛索和暴行受到干涉，他到独龙江走收钱粮等活动都选在每年高黎贡山雪封山，独龙江与怒江交通阻绝的十二月间进行，而且在辖区内匆匆巡视一趟，搜到起百多背物资后，就立催民伕快运快走，尽快打道回府。但是独龙江与察瓦龙之间，横亘着四千多米的嘛腊卡和立冲腊卡两座大雪山，12月间山顶已开始被大雪封冻，行走非常危险，运输民工则必须在这些时间冒雪翻山。他们衣单体弱，背负沉重，每年都有一些人在雪山上被冻死、冻伤，或在雪崩中遇难。1920年前后发生的一次雪崩中，就有十几名独龙族运输民工遇难身亡。然而察瓦龙土司对运输民工的伤亡事故从来不管，也从来不付运输工钱，民工还要自带单程伙食（土司只发由察瓦龙返回的伙食）。除了一年一度的劳役运输外，察瓦龙土司建盖房屋，修路搭桥，也不断向独龙江派工派料。有一年土司大院失火，在重建大院中，独龙江上段二十六个寨每寨就被派二人到察瓦龙修土司大院，整整做了一年白工。

上游的独龙族人民真是如牛负重，痛苦难当。他们本来希望在西藏土司的保护下，免受下游同胞被强人侵扰的痛苦，但事实却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察瓦龙土司野蛮、残暴的剥削和统治，使他们与下游的同胞同样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濒临于灭族的绝境，他们除了起来反抗就没有别的生路

了！

1932年，利令智昏的察瓦龙土司竟然还向独龙江上游群众发下一道木刻，决定从当年起开征鸡、猪、狗、牛税，还要征什么人的耳朵、鼻子税。木刻一下，立刻激起广大独龙人民的极大愤慨，它终于成为导火线，把独龙人民压抑已久的反抗斗争的怒火点燃了，先久当村群众首先倡议反抗，一致提出举行起义，反抗土司暴政。该村家族长先久·肯、先久·此丙兄弟根据民意，向各村发出了号召起义的木刻，八个村的群众立即表示响应，各村伙头也很快聚会商议。由于这些伙头平时也没有少受土司的责罚打骂，各人都有一腔怨气，而新税的开征势必使他们更加疲于奔命，倍受惩罚，因此都一致表示同意带领民众起义。他们经过商议，决定从每寨选出精悍男丁二名，组成五十多人的起义队伍，驻守龙云村（察瓦龙进入独龙江的第一个站口），抗拒土司进入独龙江征收钱粮赋税。不久，由各村青壮男丁组成的五十多名起义队伍，在伙头率领下开赴龙云村，在巴旺图路口设营驻扎下来。他们在巴旺图设置了路障、构筑了掩体、布置了岗哨，人人刀不离身，弓不离手，日夜守卫在战斗岗位上，严阵以待。

同年（1932年）秋末，察瓦龙土司公然带着一批亲信和兵丁，来到龙云征粮纳税，消息传到巴旺图，伙头立即率领起义队伍赶往龙云村抗击。当队伍到达龙云村时已是入夜时分，察瓦龙土司闻讯，慌忙率起兵丁，打起火把，不战而逃。起义队伍穷追不放，一直追击至迪色鲁河口，发现土司人员兵丁已经过溜遁去，逃向察瓦龙，领队伙头才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砍断迪色鲁河溜索，切断了察瓦龙通向独龙江

的唯一交通线，就地堵口驻防。后来为了防止察瓦龙土司的反扑，把起义斗争坚持到底，起义队伍又在迪色鲁河边设了营房，垒起石墙，架上弩弓，长期坚守起来。此后，上游各村群众不断向迪色鲁营地轮流支派防守人员，运送食粮，使这次起义守卡斗争坚持了三年之久。

在独龙江上游人民堵卡反抗的三年中，察瓦龙土司曾两次派人前来谈判，企图软化起义群众，继续把持对独龙江的统治剥削，但两次谈判均遭到了独龙人民的坚决拒绝，使他的阴谋不能得逞。独龙江上游的人民在这三年起义中，暂时摆脱了封建土司的苛重剥削，终于过了几天自由的日子。然而残暴的察瓦龙土司对他失去独龙江的利益总不甘心，他在和平谈判的阴谋被粉碎以后，竟派遣武装，对独龙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血腥镇压。

1935年8月，察瓦龙土司派遣其土司兵25名，全副武装，开赴独龙江，镇压民众起义。土司兵到达迪色鲁河对岸后，首先击退了守卡群众，然后强拉民伕，重新架起溜索，渡河南下，直逼孔目村。

原来在谈判中，独龙族方面曾派遣孔目村的家族长孔目·谨（即孔志清先生之父）与土司代表进行谈判，孔目·谨代表民意，坚决拒绝了察瓦龙土司继续统治独龙江的无理要求，由此被土司怀恨在心，所以当土司兵进入独龙江后，便按土司的指使，首先进逼孔目村，并于当天夜里包围了孔目·谨的房子，准备首先杀害孔目·谨。然而孔目·谨当天得到土司兵突破迪色鲁河防线的消息后，便离开孔目村，到各村组织民众队伍，准备与土司兵对抗去了，所以当晚没有回家过夜，使土司兵扑了个空。土司兵没有抓到孔目·谨，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